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六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山中讀書印

學庸

大學只是箇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於天下者止
至善也知此之謂知止脩此之謂修身致此之謂
致知格此之謂格物定靜安即誠正修也慮而得
即齊治平也知止爲始明明德于天下之始也故
曰事有終始修身爲本明明德于天下之本也故

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所以先致知也物有本末所以在格物也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于天下終始本末如環無端此聖經渾淪完備之文讀者不應拘執字義破碎分析也

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只在一欲字見千古大人發願弘大學者須發此弘願當念即是聖人其功夫全在格物通得萬物皆備于我之物則豁然光明天地萬物皆我一體自然明明德于天下矣誠正修格物也齊治平格物也此物既爲萬物皆備

於我之物則此身即是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故曰修身爲本即格物致知之義也

致知在格物一了百了須在致知尋源何必向格物理會○止水無影影觸則止體靈明鏡無形形來則光明顯人生身心意都是昭昭靈靈徧滿天地流通六虛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知一物各具一知物物皆自我知之其自我知之一知洞達有何虧欠即所謂致也特以知體虛寂日用尋常間感物而即圓滿似影赴水似形赴鏡當下即見

當下即知似此即知即物物亦是知故曰知至曰
格物再轉一語曰止水涵月水月雙融明鏡照珠
鏡珠兩顯

吾人照管一身變化萬物只是個知體不昧耳此
正所謂明德只此明德明之于天下此即所謂格
物所謂致知所謂止至善所謂知止以其一點知
體在我而不在家國天下故曰物有本末修身爲
本知此本者爲知之至也知至與明德知本與知
止只有名色原無兩件以至家國天下無非是物

即身心意亦無非是物一知即致一知即格如燈
照室如日中天萬物咸備止體如此故致知格物
者明德親民止至善之了義也致知下手全在誠
意知體動處便是意境如鏡出匣即不煩磨拭須
防塵染意境一動便有好惡兩端下手把柄又在
于此試想人生除却好惡更沒有意沒有心沒有
身沒有家國天下展轉一生都是好惡用事好惡
在光明本體發現出直到家國天下都是格物妙
用若不依此光明本體只這好惡便是明鏡塵垢

家國天下如何通徹得來所以誠意喫緊只在好惡兩字而下文修齊治平段段都在好惡上體驗也知此理者可與讀古本大學

無所不用其極極在何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新不已則極矣新民新命皆自新新不已也來也

大畏民志格物也此謂知本知物有本末之本也物格而後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正是釋格物致知直捷痛快不須蛇足好惡起念處是意好惡第一念是誠若轉第二念便是自

欺便不誠此第一念便是獨君子慎獨好如好好色惡如惡惡臭無轉念也小人不慎獨而獨根未絕故欲揜即欺其惡欲著即欺其好而肺肝露矣所以君子慎獨有十目十手之嚴不若小人之甘自欺而喪其獨根也慎獨而心廣矣體胖矣誠中形外此之謂自慊矣誠意之真景象如此自欺者能乎故君子必誠其意先儒以此章爲人鬼關然細思好好色惡惡臭當念即生當念即快不須擬議不須思維無擬議思便不入欺路即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誰不從此好 發根依此真念隨

處快足豈非慎獨誠意為一 入學樞紐乎

忿憶好樂憂患恐懼即好惡也身之所着即是心

之所遷若慎獨之初即誠中之體廓然順應有而

不有則心正而身無不修矣視聽飲食說不得修

身是概舉之耳然則正心發源于誠意

親愛賤惡哀矜傲惰亦好惡也好惡說到身上來

便與家國天下相接辟則知不致物不格而不能

明明德于天下矣夫好知美惡知惡不為情使不

為物蔽者亦自誠意來也

修身只言好惡言國家天下之關通處也治國則

言孝弟慈平天下則言老老幼幼恤孤皆提修身

之關鍵言之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好惡之

通于家則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

其通于天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蓋即好好色惡惡臭之一

點真好惡而治國平天下也此正所謂格物致知

之真脈絡也歟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六
平天下說絜矩絜矩說平其惡所惡平則所好平而天下平矣然有兩件大事曰理財曰用人而理財又係乎用人理財而勿奪民財貨平其好惡也用人而進賢退不賢平其好惡也講生財之大道而無悞于聚歛之小人亦平其好惡也得衆則得失衆則失善則得不善則失忠信則得驕泰則失夫善與忠信之能得衆者豈有他哉不過存此老老幼幼恤孤之真心而無失吾好惡誠意之初而已

大學八條目次第歷然中庸一中和階級頓盡大學言道中庸言性也

中庸一書單提個天命之謂性是子思直指源頭處性不可言而率可言率不能言而修可言其率處修處皆性也曰所不覩所不聞曰隱微曰獨曰未發曰中曰不二曰闇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曰篤恭曰不大曰無聲無臭皆是性皆是天命也命是命根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則依然未發矣篤恭而平天下則依然無聲無臭矣瀾六合

處直要窮到退藏于密處纔是歸根復命學問
性與教相對一部中庸節節皆教也而性在其中
率處即是修處也不着事隨萬事不着物順萬物
不着情應萬情非有非無活活潑潑自在流出這
箇就是發皆中節非道而何道既屬當人便有當
人實地故戒懼慎獨乃是率性真把柄着力于無
着力之中是之謂修修處即是教也

朱子說箇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只日用二字解率性甚真切了當友人問如何
日用是道曰日用之依於性不依耳目知見者道
也大凡人生即有耳目知見日用處件件都是不
曾在性上做出來就是日用在性上做出來自己
却不能自見只爲耳目知見礙了這耳目知見是
碍人的日逐滾滾無不是這個用事臣勝于君僕
勝于主自將自迎自私自利如何通得天地萬物
爲一身若是此一點真性做出來的便是生天生
地生萬物根本故曰大通然在日用上自見耳此
道不倚靠耳目知見元來活活潑潑在人日用尋

常之中童子捧茶可以見性童僕之往來可以言中謂其不着耳目知見也所謂覩聞雙寂顯見俱融獨而無偶者正指此也人只爲憑耳目憑知見便有真主宰而不自靠有真血脉而自不尋物于形色只在一身上轉如何通得若遺其耳目忘其知見形色盡是天性用事便是未發之中便是中節之和而道在是矣昔人論王種無爲臣種有爲夫惟無爲是以爲道之真種子也○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正解率性以下則解有道矣脩道者修之以合于天命也天命者所不覩所不聞獨是也慎獨君子惺存渾是天命故天地位萬物育凡視聽順應俱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視聽有起滅天性無起滅故所不覩是謂見性所不聞是謂聞性如春光只在紅紫而紅紫當不得春光無處不有無處可尋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也此之謂獨君子之慎以此問戒謹恐懼便落覩聞如何爲慎曰言慎率在言率慎在

問先儒每說敬以持之此意云何曰此敬字乃本體名目也聖賢學問只是因其固然行所無事滌一些意思不得便如堯開闢舜揖遜湯武征誅周孔制禮作樂轍環徧天下也只是因其固然其於日用分上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曾添得一些若人識得此本體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頃刻變化隨我自在中流出便是戒謹恐懼若是胸中放不下意思安排總是犯手既犯手定有歇手時節不是循環不息無終始的天性大抵渙散的人如在通塗不知誰處是路遇得指點提起脚跟便是路上人拘束放不下的人依手足四肢添箇恭敬依人我光景起箇嚴憚如人負千鈞物行大路負重而氣亦衰未有不歇脚消停者究竟亦同渙散所以云敬只是惺惺主宰時時刻刻在我對青天而不愧聞雷霆而不驚從此體取自然工夫到處用得便是千古聖賢大機不用真血脉學者爲已爲人真路頭也

旣說有個喜怒哀樂發矣發而中節有個未發處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中在和中內見也大本者達道之大本也本妙于無達妙于有有者非有無者非無不可須臾離之道如是發而皆中節加不得個已字發如其未發而中和致矣天命之初體也人人有個致中和人人有個位天地育萬物不得專言帝王神聖事

或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爲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謂之中哉朱子此論已開後人悟門久矣

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一道耳一畫而後堯何以日中湯何以言恒文何以言止孔子何以言一曾子子思何以言獨言誠孟子何以言善明道何以言識仁象山何以言先立乎其大陽明子何以言良知至今世上人着衣吃飯日日受用不知中是何物一是何名將聖賢權說都做死機迷頭認影陸海浮沉乃知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上接尼父下開子輿直從九天下覽畫出個廬山真面目

問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如何證據曰只看天熱百鳥熱天寒百鳥寒此時理會自己寒熱何如和風朗月鳥鵲皆喜烈風怪雨游魚亦潛此時理會自己喜懼何如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哀有喪矜有疾真是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無有二處會得此通身都是元氣故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斷非誑語

一友問天地萬物如何生得曰周禮十二荒政民有荒而不爲害後世亦有常平救荒諸策真是補

造化雨暘之不及只此豈不是生天且如一塊頑地爲鋤犁以耕之爲桔槔以灌之水東而可引之西土瘠而可移之饒都是我性靈做出豈不是生地人落地時侗侗濛濛而教之以詩書習之以禮文開之以理義而後人乃八面玲瓏這都是一性上做出豈不是生萬物可見吾輩天性的有個生天生地生萬物者在

堯舜授受一中而已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着故曰時此仲尼于中字下一註脚也是謂祖述堯舜

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游魚忘却水爲性命自心本聖甘作凡夫是個飲食不知不明由于不行不行由于不明聖人說個我知之矣因聖人知之衆人不知故曰鮮能知味大智本空無所不受隱惡揚善同在虛空無礙中執其兩端如物在握提放由我用中于民用在我中在民似鏡照物照原依物鏡體何與如何是得一善一是一中之一所不覩所不聞是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六
三
未發時消息謂之獨謂之一他人多在情識上尋
求顏子獨在天性上透悟到手便用自無歇手
民鮮能而唯聖者能夫婦之不肖可與能而聖人
有不能故曰中庸不可能嗟乎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

和不流便是中中不倚便是和中和合一 是性體
可見這強是天性上帶來的天性安得有變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爲學須從心體入微處用
力故曰強哉矯只君子也是南北的人但不落在
南北風氣裏便是君子之強

看來中庸不可能都是賢智壞了世上惟名根最
難掃盡名原是情量中所有賢智之人于此畧一
粘帶便于本分外添許多造作若遵道而行既平
平常常無名可述便覺滋味泊然自生退悔須知
聖人弗爲處弗能已津津然如着衣吃飯頃刻不
離只是一個名心掃盡潛而不飛

費瀾六合也發也隱藏于密也未發也費處都是
隱率性處都是天命也子思極力要指點天命而

無可說只得就贊一形容之夫婦知而聖人有不知夫婦能而聖人有不能其有不能處似隱然而只謂之費不謂之隱隱不可以知能言也
不知不能處是隱與知與能處亦是隱也語大語小語上下皆不可執着惟不可執着故無之非是其實可語者近而夫婦極于天地天地夫婦之外都無可語也不可語隱矣費而隱矣妙哉道也至矣

道無所不在在夫婦聖人天地在子臣弟友在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在父母兄弟在鬼神在聖帝明王制禮作樂在九經在三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瀾綸參贊種種皆是然都是個發而中節都是個人道都是個日章其中有個一有個誠有箇性有箇於穆不二有箇溥博淵泉有個篤恭不顯這便是個未發是個天道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者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天命也佛氏所謂衆相現而本體不動羣嚮發而起處無心商量難窮思議路絕其天道之謂乎然則子思之言道也精矣

道即是人人即是道離却當人道遠千里以人爲道如以柯伐柯終隔二物故楊慈湖曰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因其爲之是以遠之

人識人纔識道耳目口鼻非是人見聞覺知非是人即子臣弟友是個人倫不是個當人若論當人我一齊大家在平常日用裏無思無爲現成自在庸人不著不察聖人惟日孳孳

太素者道之始也性也率性則素位而行矣起念不依本性則願外矣性者入富貴而不淫入貧賤而不亂入夷狄患難而不驚天不能造我榮枯人不能司我順逆廓然平易坦然高明君子所爲通天地萬物爲大身者也故曰反求諸其身

或問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又曰深造自得此得同乎曰旣曰自得寧有不同且道人生除却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有深造處耶即境都是學問見在都是隱微直從此際輕輕脫脫信得過用得着膽壯神活方是深造方是自得自得者我做得主宰起也把柄在我惟我所置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如何

不自得若外物做主便是得物之得却有一個失來相對他連得亦非得矣

君子自得只在戒謹恐懼上如天行不息天體常健故無爲君子常惺故無事也

道不可言而可言其寓鬼神道之寓也贊鬼神正贊道也天地間無處不是鬼神無處非是道豈真有鬼神哉祭祀亦一端耳鳶之飛魚之躍鬼神之洋洋皆道也體物不遺處有箇不見不聞不見不聞便是誠

問達孝曰須知泉之始達達必有源放乎四海只在源頭上聖人之孝發源孩提與衆人一般只源頭清不清便有聖凡差別耳享祀廟祭都是硬殼子不是達孝命脉處其寔一點命脉行乎其間會得此點菽粟飲水都是這個市井途人都可做個武周故中庸把事處如生事亡如存焉句點真源頭出來又說個所以事帝所以祀先明得此義人

人可以治國豈不是個達孝

問舜曰大孝武周曰達孝聖人之孝何以分別答

曰舜都在性體上至武周便借作用上顯出來大舜德與天通真是無爲之體武周因性作儀便以有爲合無爲無爲者天體故曰大有爲合無爲不免在世界上做去了故曰達所以堯舜性之湯武身之

人道敏政仁者人也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一即是誠誠爲天道誠之爲人道所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以人道合天道全在勉強執擇上到得愚必明柔必強纔是其人存纔可行文武之政聖人不

在方冊上論政却在哀公當身上指點出來故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聖人說博學未嘗脫前人本子若言不靠典要詩書禮樂皆可灰矣說審問未嘗脫朋友講論若言耳聞不中用精一一貫授受皆可無言矣只是個明辨處最有力

經籍是磨鏡的藥朋友是磨鏡的人明辨處受藥受磨者是大光明體故曰明辨之者明諸心也性無可擇如何有擇性無可執如何有執擇善而

固執識得本來真種子更無餘事只須時時保守此正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玩一而字須知功力在擇上

如何是博學今人所謂學者非學也袁了凡云學只是明自家本然之善要尋這箇頭腦不拘一路不執一說隨時隨處無不用力

明辨處種子到手功夫自然朴實不露一些精采故曰篤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都是方便法門到得明強方便都用不着故曰無病仍除藥還

家莫問程

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異名只是同源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兩路總歸一路楞嚴經上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註云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即此意也

何謂至無聲無臭至也何謂盡天地萬物爲一體盡也誠即性也誠至而性渾然全矣有何不盡盡性即是盡人性盡物性也譬如和合諸香爇一塵具足衆氣沐浴大海掬微滴用匝百川無不有乃

無際之虛空無不照乃無塵之淨境此盡性之義也○性生天生地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地萬物依我性而立我性不依天地萬物而立故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人須要識得個誠體性體無假之謂誠有此誠故性用不淪于空寂無礙之謂性有此性故誠境不滯于思爲

致中和與致曲無二致也曲體者即中體即性體即誠體也隱處微處獨處謂之曲不親不聞天命之性何其曲乎曲固能有其誠言誠而化在是矣形著動變皆誠也皆致也天地位萬物育一形著動變而已一致曲而已因無生有曰形著動變從有入無曰化能化者誠之至也此至誠之所爲能盡其性也然則何以爲其次曰盡性以致曲爲次也何謂曲曰火在石中擊石傳火何謂化曰火出石盡灰飛煙滅

治亂運也著龜數也四體形也灾祥乘運而見徵兆偶數而生形神依身而立總謂之人不謂之天若論先天却有個至誠之道在善不善先知者知

之於禎祥妖孽蒼龜四體之先也先知是性中之知性中之知轉旋天地而無功勳變化萬物而無聲色故曰至誠如神謂至誠前知之道如鬼神之有有無無而參三才贊兩間者以此也

盡性即盡人物之性上盡自成自道只在成物上成何以故性無二故誠之所以自成自道即物之所以成始成終同一天命之性所以成物盡變處乃是成已完滿處故曰時措之宜時者德性中成物妙用也○誠如人一身然何謂仁一身之血脈元氣也何謂知一處痛癢滿身皆知血脈元氣之覺處也仁知俱誠之別名

天地不二見之于河嶽日星昆蟲草木日發生而無盡者天地之不已也若以於穆爲不已則天地之生機寂矣至誠不息見之於博厚高明悠久變化而無窮者至誠之不已也若以不顯爲不已則至誠之妙用掩矣蓋發乃是未發盡人物乃是盡性成物乃爲自成從來本體未有不見之作用者此中庸之所爲善言天命之性也○既無虛假自

無間斷如何是假如何是真有人爲的是假無人爲的是真有倚靠的是假無依靠的是真一切見聞知識多是人爲都屬倚靠若天命之性思爲不着邊際都無如環無端通乎晝夜安得有間斷時耶曰久曰微曰博厚高明悠久只是一個無間斷也

天道人道總是堯舜以來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生天生地生物然須措得便經綸參贊行得便通天地萬物爲一身所以行之須待其人其人者聖人也聖人之性與聖人之道如水凝水合一無二水水渾化到處流行上下治亂都是性道周流之處這性中一點靈光朗然獨照隨物賦形拈起便用不煩思議不待湊泊渾然一天命之初楊子雲所謂明明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正此意也保身者保天地萬物之大身○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眼前日用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天就發育即是峻極也物非草木昆蟲天非蒼蒼漠漠須知洋洋優優兩段都是形容語三千三百不過

指點其發育峻極耳

徐文貞公學則辨曰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而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直捷了當一破驚湖異同之惑然其說本之鄉先生沈東老東老又得之魏莊渠○人性物性都是已性何其廣大也然其中人情物理却有個細微曲折處絲毫不盡參漏已多故曰盡精微性分中極細者乃極大極粗者乃極精者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先要識得極高明人道的纔是真中庸夫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復痛絕鄉愿之流則所謂中庸者可思也甲辰會試一舉子云道中庸而不極高明則爲無非刺之鄉愿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爲無忌憚之小人雖不中其言却有理○四方風動謂之興遯世不悔謂之默

聖人不能違時孔子處三同之世不從夏殷而從周行其時也時中時措聖人之道也

三重德位時也須重一德故曰本諸身本諸身則
制度有源天地鬼神先聖後聖無弗同矣天下萬
世之人心亦無弗同矣是以爲永譽之君子而王
天下也

小德大德總是一德此德生天生地生聖人天地
以此持載覆幬以此錯行代明以此並育並行不
害不悖天地之大皆德之爲也仲尼無大以天地
之大爲大故曰律曰襲天地之德即仲尼之德故
仲尼之大即天地之大也德者何天命之謂性是
也大哉仲尼中庸之爲德其至矣

元氣惟含藏故四時畢備聖性惟深靜故五德俱
全當春而春當秋而秋藏極而發也時仁則仁時
義則義靜極而生也所謂未發之中其中也時故
曰時出蓋從淵泉發根也○窮天際地過化存神
有情之族屬惡知避而欲知趨無覺之昆蟲寒必
潛而燠必出並在靈心化育誰非性量生成如衆
涖競注而江河不流似萬籟紛吹而橐籥自寂天
功莫喻性妙難言

凡有倚是見聞覺知無倚是聰明睿知有倚是假
無倚是真真實不虛所謂固也註下個實字見得
固聰明睿知即是至誠也惟至誠能知之惟至誠
能經綸之立之知之耳蓋至誠乃天德非人為也
與上章都是贊詞

引尚綱之詩贊嘆一個闡引潛伏之詩贊嘆一個
不見引屋漏之詩贊嘆個不言不動引靡爭之詩
贊歎個不實不怒引不顯之詩贊歎個篤引皇
矣之詩贊歎個不大引蒸民之詩贊歎個無聲無
臭用引詩體作結局直是發明未發之中天命之
謂性也

無聲無臭天命之初闡然篤恭未發之體然戒謹
恐懼却是位育實地內省不疚却是平天下真把
柄可見至誠至聖與天命合一處不是無根

鼻忘於風舌忘于水聖人忘於淡諸臭有謝而風
無謝也諸味有盡而水無盡也故曰淡而不厭至
人寶澹澹者性命之精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
此無聲無臭之妙也○也須賞也須怒也須聲也

須色只是勸民威民化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帝王治天下之妙道也○無聲無臭微乎微乎大哉天也人哉聖也斯其至矣

孔子渾渾說個性相近而子思直指天命之謂性蓋天命之性在人功夫作用間功夫依性故無依着作用依性則非鋪張滴滴歸宗源源合派通天徹地都是性量就人生日用飲食各各有箇天命在無思無爲自然而然情識道斷思識路絕子思之教人也微乎淵哉

今世病講學者非也天下豈可有一人不學學豈可一日不講只要就會講當下認取天命之性余嘗見會講就坐之始擊磬者三以候人心之靜此際當下工夫最可認取夫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乎是礙虛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

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
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
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幾馳
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
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
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
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
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人生一息千古
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真如明鏡光光爍爍
並無夾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
我胡漢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未影
先照便於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却礙一分
光明也得道之人神高于聖賢而慮下于輿隸我
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盖天盖地開闢
一人件件皆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
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着所謂神高于
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皂廝養同是光明愚夫
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印故曰舜好問

而好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
慮下于輿隸講學當下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
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秘密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論語

聖賢千言萬語說學字不破此學體則洞洞幾則
寂寂覺則惺惺用則蕩蕩其通於人也如聲度重
垣而不礙其藏于密也如花開空谷而無言與時
既不相離習亦元非着力只覺處如行見家一步
前一步如饑得食一口甜一口耳○學則有悅樂
而無慍三乎字參差咏嘆直是指點學中快活真
景象

習字從羽從日朱子云鳥數飛須知羽而飛是鳥
之生生處日日飛日日生矣人心本活潑與鳥俱
飛與魚俱躍鳥不飛不悅魚不躍不悅人心不時
習不悅也

仁是生人者也有生而後有孝弟如何孝弟爲仁
之本曰仁在未生以前無思無爲一落於爲人而
仁有爲矣知愛知敬乃情識所自始於情識中培

養真念便生意充滿故曰其爲仁之本要理會兩箇爲人爲仁字

巧言今色原是要好一邊但有德之言根心之色都是無思無爲一片滾出着一要好念頭便於自然本體去之千里故楊慈湖曰仁入心也動則失之

爲人謀而不忠如何省嘗聞有一先輩人問曰公自想亦有私否答曰那得無私吾兄子病一夕十起退而安寢如故吾子病吾不往視然竟夕不寐也何謂無私此亦爲人謀之微密証據也

不重皆因不忠信主忠信正是重處擇交省過是扶持主宰的

澆薄之民如亡子久離鄉井若遇人指點故鄉景色便想歸來故曰民德歸厚

問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所敏何事曰要曉得害道在居食得道也在居食只是日用飲食居處之際要敏於事孜孜汲汲一刻不肯遲緩姑待則就此不求安不求飽正是敏於事也不求

安飽而敏於事其中幾微有箇內外賓主之辨在
若以居食害道而着一毫澹薄意思便將箇澹薄
與事相對不是自然本體功夫便爲外爲賓若自
食自飽自居自安而吾泊然無心其間只時時刻
刻是箇潔淨本體便是孟子所云勿忘勿助必有
事的學問此則爲內爲主要從此處默默細勘然
惟親近有道見其舉動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件
件把我事去質問他而其精神元氣自然流動發
露出來將吾這件性命大事隨處印証隨處反照
有道與我只此本體心解默契打做一片纔是敏
事真學問好學真境界也

貧而樂富而好禮是聖人直指本體話頭因貧便
說箇樂因富便說箇禮總只是一箇子貢若見得
此本體便直下自信受不須牽扯切磋琢磨來比
擬矣盖切磋琢磨是着功力上說話不是直見本
體說話也夫子只爲他有箇聞一知二對待比擬
在故曰始可與言詩已矣已者止於言詩未可與
言道也告往知來即是對待推測之謂可見人生

貧富只是這箇富亦有樂貧亦有禮本無驕諂何須着無無者既無何用磨琢認取本體得大快活自在若執持知見枉費一生精力心境終未脫然無碍也此是學問真正源頭故於此章標出

燭之明能冒一室則一室照日之明能冒天下則天下照我之知能冒人之知則人皆入我照矣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夫人之知皆不足以冒我則我貴矣故君子患不知人

郭象註莊子曰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萬物之上故夫子曰爲政以德曰無爲而治曰篤恭而天下平要想舉八元誅四凶封山濬川事事勤勞却有個寂然不動處是爲帝道

思無邪邪者第二念也今人山歌里諺都依當念當境說出略加粧點便失本情便是邪然則三百篇不傳於學士之口而傳於里巷田夫久矣○春草生花於不見之處當春而花非爲炫色也秋蟲幽吟於不聞之境當秋而吟非求賞音也故全天於聲氣之中而造妙於工拙之外此亦思無邪之

義也

問何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百花不一味而蜂釀之成一蜜五方不同俗而君釀之成一善花入於蜂之室則味不得自制其性俗範於君之禮則民不得自安其習即齊禮都是德也

志學是種子也下得真種子根苗花果日生日新人心盡然何況聖人聖人不過向學人指點新新光景初非自敘年譜也

問耳順曰耳不往聲處聲自來耳邊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空空如也故先輩曰伯夷耳不聽惡聲尚有箇聲在

規爲圓矩爲方聖人如何說不踰矩學道之人執方而易碍碍則其方不能守故指其率性自然處而示之曰規若聖人變化活潑之極得圓之妙而仍還于方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

只此終日與言之回當其言時默然愚人追其既退追想他相對之時覺他儘足發明絕不類愚人可見夫子一時與回遇全不在語言面貌間

愚是妙悟開口不在舌頭上也空是實體本性原無一絲也不空則不能愚不愚則不能發易曰默而處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童子問觀其所由余曰人有能學做一好事者無有能學發一好念者心猶種也念猶苗也無此種則無此苗

人不安於僑而安于家聖人不過指點人認得自家耳察其所安何與考校人事

有故便生新一新便是故妙明無盡原是如此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理會他源頭從何處來種樹畜養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理會他本根從何處滋息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只時習法便是溫故法

海中有比目魚各一目游則兩鱗相比而處視故曰比比者倚附之象周者兼覆之象也如晤言一室臭若芝蘭而存以無所爲之心未嘗不兼覆即大廷廣衆延納收攬苟懷一甘臨要譽之念不失爲倚附易曰同人於門周也同人於宗比也君子

將萬間廣廈庇人決不爲，居人廊廡下

不思原不是學不學原不是思真學中有思真思
中有學

目視耳聽夏葛冬裘誰人不同如何能異異於愚
夫愚婦則異矣異中之異易見異中之端難知毫
釐千里攻之不可不蚤攻則其害自息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息息不昧千古長存禪
家謂之孤明吾儒指爲獨體既不倚靠聞見亦一
假借思惟當下即照更無轉念故曰是知

子張多聞多見其學有近于干祿聖人教以慎餘
二字直從心體上掃病根故曰祿在其中其實何
關祿事○凡論語所記子張學于祿子路終身誦
之南容三復白圭都不是實話

子張十世可知一問問得甚奇異聖人百世可知
一答答得甚平常可見世界是有主的世界隨他
因革損益脫不得箇禮字

見義不爲如石火電光倏起倏滅只如乍見孺子
入井而惻怵見義也不能保四海則不爲矣噉蹴

不受見義也不能辨萬鍾則不爲矣此等全是天性上不帶得剛勇來

簣桴土鼓禮本自儉哀痛慘怛禮本自戚奢自儉出易從戚來豈不是禮之本註中却多一轉

陶元亮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素之爲禮真禮也禮可爲而素不可爲故曰禮後乎于夏心動已在素以爲絢一問

有言說處非意之精微也問禘之說禘可言耶故聖人只說箇知知則其默默會心處血脈湧頭自然相接其於天下只在眼前更有何說可舉聖人之言禘也微乎

入太廟每事問是禮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聖人信心信口說禮說知何等自然何等直捷

易泰之一卦聖人却於對定公發揮明白上下只是一箇本體一箇精神在上爲禮在下爲忠心心相入所謂交也故曰君使臣臣事君

管仲之噐小哉一語是千古相天下定案君子不

器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功寂若過眼浮雲有何聲
色功勳可受驅遣只因管子功名發根不在性地
上便爲功名所用楊子雲說大器猶規矩準繩還
是功名之見

太師樂官豈不知樂只是聖人神游其際想像其
自然節奏耳樂在性靈不可言而可知只如他人
聽古樂隱几也聖人聽之不覺其描寫變化若此
矣

昔人云蛙鳴可當鼓吹斗酒可聽黃鸝牛鐸諧黃

鐘危刀中桑林天地間無非是樂何必咸英韶濩
哉執九奏而論樂去知字真景遠矣

儀封人見透千古在沮溺丈人之上傳註只謂夫
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還就世上際遇論耳封人
木鐸一語却在千萬世提聾振聵大機括點破當
日以顏之道大莫容賜之擬得邦家尚未說透此
關得封人一言便如雷鳴天下

不擇而不處是蚩蚩之民一覺便轉擇而不處是
好徑之民永斷歸路

安仁利仁入約樂而不礙如污泥不染紅蓮故曰
聖人除心不除境

志仁無惡本論也去欲還理權法也

無欲無惡綿綿若存既斷凡情亦絕道念是之爲
仁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友人問朝聞夕死之義余爲拈論學數語記之○
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言
朝言夕可見了生子死只在朝夕日用之間一了
百了何不可死生亦不生死亦不死也不說知死

而但說知生正是自朝至夕日用尋常轉動處都
是知生道理便都是知死道理此正是了生死話
也今人若要聞道定要可以夕死死得便是聞死
不得便不是聞死得而生便是知生死不得而生
却不是知生知之一字通乎晝夜生死而知所謂
聞之妙也至人聞道只在知生若以耳目口體活
動爲生終是死爾若不以耳目口體活動爲生却
又如何遞箇生死名目既有名目便有知生着落
處既是名目却又在此認箇無鞭影的生理出來

如花如果如枝如葉件件是生件件不是生却有
一種生生妙處非花果枝葉所能見也故曰隱曰
微曰不睹不聞曰未發在朝朝夕夕之間刻刻皆
然處處皆是也此等不生常生之妙在思議力量
之外故只曰聞曰知

學人讀書須識箇源頭源頭既清便不爲名句所
轉第一要死過一番方活得來莊子曰形固如槁
木而心固如死灰又曰哀莫大乎心死而人死次
之然則心欲死又欲活矣夫死者死其妄心活者
活其靈心也妄心對境遷流游魂百變政須一刀
兩段靈心虛妙內守六通四闢實同魚躍鳶飛不
從此兩處着眼一生滾滾在泥沙波浪裏

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謂之聞道了生死毀
譽榮辱利害生死一破百破所謂生能死得不辭
毀譽榮辱不碍利害生死主張在我到處用得所
謂死能生得

聞道之人直信天命直信不已看得血肉軀殼全
用不着隨聞隨捨捨個血肉殼子非是捨個真性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命也故曰夕歿可矣須知夕歿非真歿也夕歿可矣是了生歿歿而後已是了生歿歿而不已是了生歿只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夕歿上較量聞道是真實話生歿是樣子話

形上萬古常生形下一身都歿元來無聲無臭是生的名色象貌是歿的不學不慮是生的安排思議是歿的平平常常日用飲食是生的添設知見妄生分別是歿的赤條條渾淪靈妙萬感萬應做我主宰是生的把握光景隨波逐浪是歿的凡依軀殼而有者皆形下皆謂之歿爲軀殼主是形上乃謂之生

聖人如何做生時工夫工夫在我不在耳目口體若在耳目口體着力雖是屏色禁聲都依形色而立工夫俱不中用若是以我主張耳目口體將此形色都是我用神無思無爲萬感萬應目視耳聽天光燦發節節都靈所謂終日應而未嘗應這纔是於穆之命這纔是當生見在工夫
殺身捨生都是不被生歿做主可以殺身亦可以

爲仁者壽可以舍生亦可以不立巖墻所謂聖人無死地全是我做得主要死便死要生便生此處無生無死亦死只有個不靠見聞不着形色者在此之謂真聞道

道本無奇特然直須另具一副大胸襟大眼界人方堪與語山谷云世人病件件可醫只是俗念不可醫恥惡衣惡食之人俗既難醫何堪論道

無適無莫正是義之與比若說比義便是適莫義無名相如何可比方圓變化到處恰好註云有道

以主之則有主之道能主之心於義字已隔

千里

孔子問禮老聃老子曰去子驕氣與子淫態驕氣淫態都是節文太多處添出來真正節文便是太和元氣不驕不淫此是老聃精言禮處後人以爲箴砭尼父則非也孔子所謂能以禮讓爲國亦此意

聖人說一貫不曾有言曾子說忠恕不曾有解曾子自悟門人自迷如兩飽相對飢者在旁空勞讚歎○看來天下忠恕之人何處通不去曾子實見

到此亦是既飽之後把一碗飯與門人吃只是飽
後光景門人竟說不出也

思省是我性靈做主賢不賢都是借境

爲天地惜財爲世間惜福爲此生惜光陰爲一身
惜言語刻刻臨深履薄隨分安土敦仁不是寶
一已正是有箇大機大用意思在故曰以約失之
者鮮

忠臣不懼辱良友不憚疏辱則回天無策疏則責
吾無功耳

縲紲不足爲傷而刑戮又所宜免聖人之權衡人
也何如哉學者省此可得立身法

形上之謂道形下之謂器夫子語賜曰汝器蓋欲
進之形上之道耳而賜遂以何器問畢竟在形下
處討消息故夫子姑以瑚璉答之令其求於器之
外當有進步亦即與汝弗如之意也

聖賢用世多要自己拿得出來信不過便拿不出
只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信手便用隨叩便答此
是真信處漆雕開被聖人一遍便說出真話來此

寶林堂補集 卷之三十一
即是學問真種子聖人如何不悅故昔人頌曰心地寥寥揣捫時自家痛痒自家知直將痛痒從人說笑殺含糊體面儒學者不消在斯字信字上強解

不知其仁不知其仁難道三子這樣才具不是仁難道三子這樣才具便是仁若忠矣未知焉得仁清矣未知焉得仁夫子認得仁字真不輕置一語也故曰罕言仁

子貢不及顏子要他自悟如通身汗下一般直把平日見聞知解撇下纔合箇顏子如愚真面目夫子如何替他說得故只將女與回也孰愈點動他他既跳不出聞見知解圈子只就他不如輕輕下個不了語令其言下尋思必有恍然處若一說破便千古沒滋味

聖門勇如子路而夫子尚曰不見剛則此剛之品關係甚大申張如何當得來張也慾句只是爲申張解耳其實聖人思剛自有深意在

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聞者止

聞文章能聞者即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性體也天道也子貢曰不可得而聞則固已聞性與天道矣張無垢曰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荀粲嘗與兄難曰若言立象以盡意非通於意外者也係辭焉以盡言非言乎係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係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門人周季侯作不念舊惡題自疏有曰不念舊惡原無實錄止就他心境上摹出怨是用希又就他不念處摹出此聖人追想之言若必說到改與感上正未免有心矣又曰舊字如飛影馳輪忽焉過去之解若季侯者可謂得書意者矣

微生高畧要周旋人便是不直巧令畧加粉飾匿怨畧過含容便非本心便是可恥此是聖人就隱微打動人處若說兩項是小人險人則恥者何必聖人與左丘明耶

聖賢總是一箇公共天下念頭平君相對躍然而出程子曰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有甚妨礙

寶山堂初集卷之三十六
老安少懷朋友信聖人說來只是隨物付與眼前
平易事永嘉集曰利他不善自益未圓劉孝標曰
生萬物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怒是心之用境過是心之生機人如何斷絕得不
遷不貳如醜形入鏡而鏡不留形微風撼水而風
不礙水若言怒甲移乙知之復行似非可比顏子
境界幽溪鹿過苔還綠深樹雲來鳥不知此等本
體非深於學者能乎

葆光而藏簞瓢陋巷應機而出禮樂爲邦顏子不
試一官不病其缺於事業不著一書不病其歉於
文章若譚性命安頓處不在外邊種種之事故曰
回也好學今也則亡顏子歿而聖人之學絕

人不堪其憂憂箇甚麼回也不改其樂樂箇甚麼
此樂人人具足只爭改與不改耳東坡讚云我求
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須知陋巷憂中樂是學顏子之所學又識畊莘樂
處憂是志伊尹之所志

儒安得有小人儒畧涉信果便入硜硜聖人爲子

夏發藥正如此若後世強作爲己爲人分別者猶是訓詁義學也

風塵捷徑中決無好步履交際寒暄內決無好人品聖賢取人寧拘無隨寧落落無容容也

軋道其動也直人之生也是大哉軋元之始着不得一毫人力着一毫人力便是罔去罔求直亦是罔龍溪云直清可以通神明直養可以塞天地纔入於罔應機處變不神

知好樂只是一件特就中第其境界耳一着不是滿盤俱非○須理會三之字

箇中精微之極非人見聞知解易得參透所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恍惚成迷漂入邪見故第一着是尋覓真種子最難所以學須知之纔能好之○知不是頓悟之謂頓悟者悟候也未到本體即是功夫定須功夫先依本體此處一錯總費精神聖人無語不是上只是人有可有不可

從井救人從來無此痴人只是見得仁者有個窮處要尋絕處逢生法昔有一叅禪者問曰譬如有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四
人口咬樹藤兩手撥開懸崖百丈下面有人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若應他喪身亡命若不答他
辜負了他來問意却是如何禪師答曰請你在未
咬樹時節問

堯舜一病正是仁的生機立人達人都在此
默非默於口識并不在心若識以心便有心口相
語處不默矣心中自有默默者在言思路斷妙明
豁然到此爲學誨人安能容已

魚活故游于水心活故游于藝魚不活則浮心不
活則玩物而喪志也故游藝正是依仁妙處
不憤不啓聖人惓惓教人只要人自得隨根付與
所語吾口裡說來不中女用者是也○凡教人最
忌說盡依我作解障他悟門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真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心
體神妙處臨事而懼是寂不動也好謀而成感遂
通也孔子將孔顏心學點化子路只爲他胸中礙
一勇字故理會不得

聖人學琴師襄而見文王之面目在齊聞韶而三

月不知肉味其精神自有與舜文相通處若心一
於是而不及乎它還是淺人語○聖人胸中先具
一舜文一觸而豁然開闢如飢得食如渴得飲能
領其趣而別其味不能道其趣而贊其味也

求仁得仁如何謂是得須從求仁起念源頭上默
默驗過無絲毫倚着無絲毫虧欠纔謂得仁所以
夷齊遼國只爲天性上見得真切又不輕擲一死
如投淵立槁之所爲兄弟飄然逃之首陽怡怡同
餓以畢其願似此所謂從容就義也夫從容則非

源頭先自明白者鮮不爲生死二相所轉矣故夫
子說他無怨須知千古忠臣烈士殺身捨生要從
此處鑪錘得過盖成仁取義原不是矜氣尚名只
爲從光明無欲而出所以一點報答君父直視爲
尋常菽粟事不貪生不怖死也不須定要殞生也
不須定要速死殞生速死只了得矜名尚氣的事
於吾無欲源頭絕無干預若必須捨生成仁便有
箇生死在念仁靠着生死做起如何得在吾手豈
不聞象山道吾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逢刀便

寶王堂秘集卷之三十六
斷遇鑊便銷而此光明無欲本性無斷無銷快然
充滿轉生歿而不爲生歿轉纔是箇了當學問豈
不是得仁

樂在其中是聖人用境處無歿無生無窮無達無
動無靜都是這箇旣無富貴想亦不作不義見游
戲活潑涉而不礙浮雲自往太虛自空只憑飢食
困眠此際初無餘事淵乎妙哉

詩書執禮聖人何嘗日日挂口頭只是聖人開口
處總是詩書執禮耳吳無障先生論此題亦曰嗙

云好曲唱不得三遍若聖人日日稱詩說禮豈不
扯淡

今人只說爲學却不曉得爲人聖人曰其爲人曰
爲之不厭看他一生憤樂只在爲人上世人不爲
故曰衆人聖人爲之則曰聖人

聖人行處人人能行聖人與處人人不受只爲他
語言上尋求不會從日用間領取所以默而識之
天何言哉此意自顏子如愚而下無人會得

多聞而擇是甚麼擇多見而識是甚麼識擇識是

寶日堂初集
吾知體此知光明不必更有求知處故曰知之

次

仁如衣中寶一探便着又如主人翁一喚便知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與人歌千載上一唱三嘆耳至今生意尚留世間如和風快日披挹不盡乃知記者點綴聖人心事只是借景耳

孔子心法顏氏得其深而最知顏氏者曾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真能點出屢空之象

興立成原是在我若我無興機何取三百我無立體何藉儀文我無一片渾成本性何取音樂要知三者都是借耳却有箇靈明觸動處

民可使由之相安於粗也不可使知之相忘于精也相安于粗則人之嗜慾易足相忘于精則人之生意無窮

才屬觀美便是其餘一念爲才所動并其餘亦用不着故曰收斂聰明還造化總無才美亦周公篤信的人又要好學圓融而不拘執也守死的人又要善道中正而不偏枯也所以能危不入亂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居有道見無道隱此都從學力道力來不然便屬可恥

父老堯舜錙銖禹稷此中尚有箇天下在王摩詰詩云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曠乎能窺其際哉○這章與下大哉章都是孔夫子白描堯舜禹處

聖人贊堯舜後便稱禹德難道只在菲飲食三件就三件恰好處有無限精微在故首尾說箇禹吾無間然矣有贊嘆不盡意註中豐儉適宜止從題

句索解耳

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民無能名焉達巷黨人却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尊之極矣孔子也不說箇大也不說箇博也不說箇名只就平常技藝事自己籌度一番見無之非學無之非名處此際冲漠意思非言能傳故只須在子聞之謂門弟子七個字上想

余在館職時閣試意必固我四箴吾師朱文懿公批其可與論學今載之以作書解

人心如種亦名么荷發不依種憧憧實多妄乘真
起其名曰意何思而思何慮而慮何以絕意曰惟
其誠誠能順應意乃不生是意非無亦化而正譬
種旣真稗非其性微芽不察虞在芥柯養一之危
因其所無

人心衡物輕重之間物各自至我不爲先有其先
之心爲必制信果害理適莫害事何以去必曰惟
義主有主事來無主事始心旣主一環應無窮譬
量錙銖匪臆惟中偏則生蔽定亦累虛勿將勿迎

厥體空如

心如虛舟憑水去住任固無心來亦不繫孰爲維
繫固則使然如鑰斯扃如城斯堅何以釋固曰安
厥止不遷者性不膠者理性旣有常物原無住如
柁轉波波與柁逝妄認妄執芥蒂曷已握固虛衷
解于無始

心如大海物同一滴即滴即海何我何物孰分別
是實惟我心內畛其性外畛其形何以克我曰惟
成已我盡我性人性盡矣混此大我小我自捐如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水徧滿誰辨百川彼藩彼籬亦私亦利廓然大公
充滿天地

匡人其如予何夫子全然不畏奈何言子畏于匡
故曰聖人無死地

鏡無相而相現江無影而月來風入竅而于喁鐘
受擊而響徹全體無故全體有也隨問隨叩叩不
由我隨叩隨竭我亦不留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聖人畏大人故見冕者必趨因其可敬而敬之于
我何與此際渾然自在風波不起孟子藐大人故

曰我何畏彼胸中有個我在便是賢人岩岩象

卓爾一見原是實見欲從末由直信得文也不是
禮也不是教無所施才無可竭善誘竭才都是借
境博文約禮亦是強名言思路絕妙哉妙哉

問川上曰昔者伏羲之作卦也觀象天地取物取
身皆是也然而皆不是也至于劃然一畫則天地
萬物鳥獸與身之所不能盡者而於無描画中強
爲描画畢竟箇中非言語所能傳矣所以聖人曰
時習之知之好之樂之而不言所習所知所好所

樂者謂何也不可言也漆雕開則曰吾斯子貢則曰其斯孔子在川上而嘆曰逝者如斯須知在川言川聖人眼前都是亦伏羲先天畫卦意也如見鳶嘆鳶見魚嘆魚只鳶魚便有至妙至妙不可名言者存故曰斯而又曰如斯逝往也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回須知黃河發源處即其歸宿處無頭無尾無終無始無晝無夜只一往而不舍便是生生日新真光景真血脉矣此即孟子所謂所過者化也凡人眼前日用一瞬即過過則化而不積不積則日新日生而不已矣潮去而復潮來也春去而夏來秋去而冬來凡生機皆去其陳而新生焉故曰逝曰不舍吾人學問須能往而後能來往者時時見其新不留其舊也故曰天地之道運而無所積不積者逝之謂也聖人實會得眼前都是不留礙不停息的轉眼便去轉眼便新活潑潑遊戲光景遂於川上偶一洩露之是以爲聖人之時時非晝夜之謂也往與來相接之處有真血脉真光景存焉悟此可以言不舍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此觀止得止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於此觀逝得逝言止逝在止言逝止在
逝性如是命如是道如是

問如何是未見好德如好色曰只爲人不自見已
明德把全副精神日逐在色上去楞嚴經上佛放
無畏寶光現相作咒提獎阿難莫作佛光佛呪看
須知當境做主自呵自獎自救自解有個佛在若
不現自己佛只管在摩登伽席上去了便與佛了
不相聞一般此之謂酣睡漢此雖佛書頗可發明

譬如爲山若先說進後說止便是強弩之末無轉
勢惟先說止隨後說個進衰而復起絕而復生有
無限鼓舞人意思在

饒他聰明發皇見地不無起滅縱然才氣鼓舞願
力亦有興衰如愚者旣竭吾才即默識者爲之不
厭不倚語言嚮往安得復有情時耶

富人吃食無醜相貧兒吃食無好相從來世眼如
此縕袍不恥直透這箇關世相牢籠不得

棠棣之華是寄興語未之思也是翻案法聖人遇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六
着人該警醒處便要當體指點一番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中流一舵仲尼迅雷風烈必
變把得舵牢故大舜兢兢業業仲尼樂在其中古
來聖人戰兢即自在自在即戰兢會得此意便可
有天下而不與入磨涅而不化

論語下

鏡合鏡兩影相涵火合火一光齊照絕對待則無
擬議矣回也悅不在言夫子亦言於無言遺言而
無言者傳也又何助哉

知生是通乎晝夜而知昔陽明先生曰汝於旦晝
間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還是夢晝惟息有養
瞬有存天理常存惺惺無間纔是知晝余曰能於
形骸上丟得淨盡止是不生惟于形骸上順應無
碍惺惺做主活潑流通存養不息纔是知生
顏愚曾魯皆從本體含葆中來所以未晦于根道
藏于闇

聖人空空無知也顏子屢空如愚也子貢屢中多
聞見也多聞見者貨殖也億也億則不能空矣而

屢中于空中于空則亦空之漸也道如覆盂本空無有以示射者或舉諸物或言無有即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不若明了本空者默然無言但既料得無有一發覆便是故聖門近回者賜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多學而識之然非與則固已臆而屢中矣

從來印板刷來模子脫出不是神明妙用善人憑性地發揮不依典要不傍程途豈非天資第一流人乎神而明之本繇深造此際火候蓋難言之所以天分人工要在兼到

曾點四子論志當日四子只各就本色信口說出聖門別無粧點伎倆只曾點氣象在當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却信不過到後來再一問便覺他胸中走作若是顏子曾子自然直下承當決不再問三子討箇高下矣偶與薛玄臺先生論及先生曰他說個異乎三子者之撰便有個從來信不過根由他說撰見得三子肚裏撰出來便非當下本等說話也余曰自三子言之則志自曾點言之則撰

也然自曾點視之則撰自夫子視之亦志矣故曰
各言其志夫子後來只說三子爲國爲邦絕不把
曾點再與較量此意極微曾點念念要與三子比
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學問要當下自
已信得三子若信得只有勇知方足民爲相却都
是春風沂水夫子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
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性地風所以曾點只叫
做一箇狂不曾用得着

河克復曰此章是渾成一片學問字字皆圓妙虛
活也已者形色之已禮即天性也仁也聖人因說
已字是借形色發明矣所以說箇禮對貼形色指
示也克勝也形色是我離不得的但要本體爲主
不要憑形色爲主能主宰得形色是謂克已只此
得主宰是謂復禮也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形色
不碍天性自來非旣去而還之謂也此便是天地
萬物爲一體故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聖人論仁
大都言一一者一聲爆破之意天下歸仁正是克
已復禮爲仁也可見仁只在我形色上尋箇主宰

離我形色別無主宰可做別無本體可認取離此
即由人也以我而同天地萬物便爲仁未有我依
天地萬物而立者也故曰由人乎哉聖人說此已
是無形無性無我無天下指出一個渾渾成成全
體出來告顏子如人元氣畢備生成一個完全人
矣識得是真人便要與他點面目所謂三年不點
睛點則飛去四勿是點破爲仁真面目也視聽言
動件件皆已用事人若離視聽言動如何爲仁已
離不得所以說由已已着不得所以說克已其實
能主宰已便視聽言動都是仁若爲已所用便視
聽言動都是非禮非禮勿視那能當前勿視視者
視矣而視視者何物有視視者存則雖視而能勝
其視非禮自勿視矣只此便是即視即禮不作已
與禮分別相看形色日日用而天性日日來形色
爲天性用而天性盡化其形色此是通天地萬物
真命脉處顏子請事實見得易簡直截無有一絲
支離擬議此等光景便有喟然嘆的意思在所以
爲顏氏獨得其傳

人心觸之不動便是虛空妙明光照萬里浸潤膚
受乃眼前變詐情態最易動心處于此不行是人
情自開我性自空豈不是明豈不是遠故曰體寂
若太虛用照同白日
重覆浸潤三句最有意味蓋一時不行止可謂明
到底不行方可謂遠

人不諱兵食只要民信後世不求民信便屬富
強

自古皆有歿民無信不立千古生歿立案如山信
得過一刀兩斷

問百姓足曰治國猶種樹也欲榮其上必溉其下
下枯而上則焦矣君上而民下只一樹也

若說行之無倦則氣力强幹未必根性地而出若
說居之以忠則篤實敦厚恐不能盡事之變惟居
曰無倦行曰以忠是退藏處天行不息而作用處
皆真性流行也此爲純王之道

是聞非達是則真是非則真非猶穀種不可爲稗
稗種不可爲穀也

質直而好義直是人之生也直是人真性命處一切學問義理都從此商量如先築基方議營造須是質直功夫纔有着落世人只說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却將質直二字撇下將所觀所察所慮者何事落在鄉愿窠臼這便是聞

天下大仁原是大智做的仁人大機大用動變在手都從智出智分別處方能鼓舞天下也賞罰不明取舍不定賢不肖混立于朝千古不能治天下可見仁智原是一件說不得相成

不可則止非是恣然之謂近有作者云巽以需其自悟默以啓其回心此正是善道方法也

凡日用可見處都是文與朋友應接言動周旋刻刻處處有箇粲然者在而就其粲然中有真切不容自己處如血脉在四肢如春光在紅紫生生不斷這箇是仁故曰矧伊人今不求友生須知生我者友也

曰先曰勞把百姓分內事全副精神獨力承當更有何事若說請益已自倦矣故只下一轉語

仲弓居敬行簡故夫子與他論政只是一簡如先
有司赦小過何等簡要但舉所知而衆人畢舉何
等不煩然却自己要個知處爲政要省事又要省
心也

一友問舉爾所知余爲咨嗟曰古之舉士疇咨師
錫惟恐不知其人也今之舉士糊名易書惟恐知
其人也煩簡關乎世變矣

聖人以正名救衛亂如孟子以不嗜殺人一天下
都是窮其病之所始而藥之藥到病除聖賢初非
誑語

庶而富富而教萬古經綸只在車上答問

誠哉是言思善人也爲邦百年善人之久道也

定公論興喪只求之言聖人論興喪却在爲君上
指點故曰不可以若是其幾曰不幾乎都是警醒
爲人君當身處

看來人只是一箇恥孝弟都從有恥來必信必果
皆有恥人也今之從政者大都無恥之流故不足
筭

聖人列士品一廉恥二孝弟三忠信至於鄙從政
曰斗筭而不齒甚矣硜硜似北斗筭更小然硜石
石質雖小而不受變斗筭竹質柔而易韋脆而易
淪成之於人毀之於人貯之即盈傾之即虛根本
節目都無所樹徒以薄材供世奔走故曰何筭足
士元是大涵養的人切切惺惺不過渾成圖画朋
友兄弟亦是自然流出肖物而付耳有分別處易
見無分別處難知

教民七年只七年內有精神作用在善人與百姓
相和相信雖即戎亦可故曰善人積日積治不善
人積日積亂

人在穀之外做箇潔白光明有何難事只是在穀
裏頭安身素富貴行乎富貴到處用得纔是也難也

以不行求仁即此不行之心便是克伐怨欲何等
煩難若不離情欲直見本體如陽春動而冰消成
水此謂無功之功豈不是仁故羅近溪一生得力
句曰是制欲非體仁也正是此意

必有言必有勇要看個必有二字無言亦言無勇

亦勇也若有言有勇既有矣便不必有德不必有仁

智廉勇藝恰好處便是天性便是文之以禮樂如衆花釀蜜成蜜則無花衆味調羹成羹則無味故張子韶曰須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中造化名薦賢爲國是美事况以家臣而引之同仕公室非其大公無我者能乎因公叔文子有此事故贊之曰可以爲文其寔不在文字上作解也

何謂君子上達曰欲窮最高處更上一層樓上無盡達亦無盡捨得腳下一步便上得向前一級

善不必使人感但一念恰好者善也惡不必使人恨但一念過不去者惡也只此是爲己爲人之別

蘧伯玉與聖人真氣味千里往來彼此都是不言而喻其間使命亦是借景寡過未能一言道着便如知己面承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所謂使乎使乎者是也

不憂不懼不惑原是夫子自寫心得之言說無能說自道其無能都是夢語

魚鳥本無機因畋漁者之機而教之機人心本無
詐因億逆者之詐而生其詐故億逆忘而先覺矣
非先覺其詐與不信也覺之先而自無詐不信也
是庶幾太古之風也

天知只是自知自知只在下學○下學從不怨尤
始

不知不可爲而爲之愚人也知其不可爲而不爲
賢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聖人也諸葛武侯曰
即不伐賊漢亦必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此

處真有挽回造化手段晨門一語亦是聖人

已知

血肉之已自利自私日日走作在外如病偏枯人
一處痿痺全身不貫是真陷缺也天地萬物一體
之已廓然渾然念念都從內守如陽春一脉周徧
世界而此世界都是陽春橐籥豈不是敬豈不是
修可見人若不識真已于大胞與內起分別無吟
域中生藩籬這箇便是不敬若見得通天下爲一
身處無閼隔便是有主宰不差別便是有操存非
敬以持之乃敬以通之也故曰安人安百姓即此

而是

對曾子言是單提宗旨對子貢說是遡流窮源要知然非與亦是子貢恍然處故夫子一語道破帝道無爲無爲者自然也管子曰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子之賞爲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此舜無爲之義也

言行從忠信篤敬流出忠信篤敬不依言行而有故參前倚衡刻刻皆然處處皆見此是自然本體功夫必如此纔與天下可不言而喻故曰夫然後行

如何以利噐喻爲仁人含仁種當念常生如鎔鐵爲噐原有利體噐借鋒刃于磨礪仁借變化于型範即此事友處都是仁生機流動處

聖賢處世但有遠怨法無衆悅法只一薄責於人豈不是怨施但求之人便是衆悅求之已便是遠怨

義即性體也廓然順應無思無爲行出成總是一

性如幹生枝總是一樹若不依此義行處都是曲
謹出處都是足恭信處都是小信總饒局面周徧
氣象圓成還是個涇涇小人不根性地安得謂之
君子○此君子全身圖画也猶云得我皮得我骨
得我髓只是一完全身也

名者衆人所同好也即聖賢亦安能自異但世俗
之名非名也聖賢之名真名也今之學者爲人非
好名之患而好名不真之患也真而聖賢矣故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爾達而已矣達有個本在惟有本故達而能也

論師冕見余曰一部論語都是千萬世盲人階席
聖人明白指點出來只爲人不肯信受耳其實師
冕見階見席原不在眼見不在眼故仍是師冕做
主聖人不過相他今人須要信受自己做得主方
許信受聖人指點階席

聖人日用應酬都是妙道如水銀珠如千江月人
識得是道便是無行不與

問如何是求志達道曰道爲天地萬物一體者也

達如源泉之達達於四海天地萬物海也好善如不及惡不善如探湯源也此等人是見得極分明執持得極堅固撥得源頭極清非可易得只是想他尚有個善惡分別相在未離已身上着力恐他未透出天地萬物一體關頭其實求志達道只此輩根基人也求志之人當下便曉得好惡原不是完滿我一人分量的當求的時節便有好善而共還天下於善惡惡而與天下皆化其惡念頭只此意念種子既真生意亦大一當行義如時至氣行即鬯茂條達矣義者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不通於時宜便是沉淵枯槁盖好善惡惡分明堅執的人大抵類沉淵枯槁只爲不得義不變通方圓差別在毫釐間而爲天下爲一身即從此分矣惟求志行義者能以我好惡真實源頭達之於天地萬物而作用徧滿無窮極也盖好善惡惡只謂之好惡不謂之道若達之方謂之道道大而覺好惡之爲小也故夫子曰見曰未見須知伊尹任天下在一介道義上辨得極分明則學者要明明德于天下

還須從真實好惡着力只當念要見得天德王道合一的本體則在求志時認取耳

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此是孔子待陽貨法○貨如鬼幻舞白日孔子如晴空過陰霾○時其亡原是適當其亡之時耳聖人何心焉若孟子說亦瞰其亡便涉作用不如聖人自在雖不善人原有善性須知陽貨也要見孔子如懷寶迷邦之譏也知聖人有寶在

聖人說性相近較孟子說性善覺渾融蓋聖人尚說習前之性孟子却說習中之性子思說天命之謂性是在習前說率性之謂道則在習中矣人生墮地纔動知覺便是習知愛知敬都是習始也試看父母未生前如何所以曰相近若註云氣質則何啻添萬丈魔

高景逸問聖門求仁顏子是沉潛的如何聖人在視聽言動上告他子張是務外人却又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答曰總是仁體通天下爲一身的顏子功夫渾成聖人從天性上點出形色子張功夫高

大聖人從作用上究竟本體其寔萬物一體源頭
初無二也

六言六蔽蔽即在言字見美德無可言可言都是
名目也世間好名目誤人者多矣故須以學破

或問予欲無言性天不可得而聞如何曰聖人寔
是無言學人寔是無聞無論聖人即如吾人日用
光景相對神情相觸一得于心定是描画不得急
起疾書已離所得本意十之六七矣蓋所得本意
原不可以言語傳也言且不得况聞之耶

心無所用便是放心心有所用便是靈心放心皆
散而外馳靈心活潑而中斂雖博奕之猶賢亦猶
挾冊者之亡羊也

孔子用一權字終日栖栖變易天下權字縱橫變
化天下牢籠不住故老子便指爲驕氣淫態顏子
認得立字只一生陋巷簞瓢把得住信得過不露
一些變化出來故孔子嘆曰如愚孔子是飛龍真
是雲雨天下顏子是潛龍應時而發還隔造命一
間故夫子自言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天以

九年之水生堯非堯有九年之水也天以七年之旱生湯非湯有七年之旱也天以春秋戰國生孔孟非孔孟有春秋戰國不可爲之天下也知此便可與言造命

逸民不同總是離世離世世在世何可離聖人即世而離世故曰知其不可而爲又曰無可無可

不可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何始何卒而分本末先後但在聖人即謂之精義入神在門人小子即謂之下學故程子曰只看所以然如何子夏子游多

未曾明白下學而上達一句只爲他在語言教法上尋求耳若認得天性又何同異之紛紛耶

玉不掩瑕人不以瑕而賤玉于石鏡不掩翳人不以翳而貴鐵于鏡君子不掩過人不以過而貴小人於君子君子之過真而小人之無過僞也

文武之道未墜地仲尼只是學文武子貢却說他焉不學何常師是形容聖學圓妙處○江水印月而月在江孟水受月而月在孟月無大小不應作江水孟水看資不賢之識亦如是

寶樹堂初集卷之三

三

國

